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甬直镇当筵说嘴 元和县擢稟伤心 …… ()
- 第 二 回 沈金标无颜考月课 柳国斌得意打盐泉 …… ()
- 第 三 回 什长有才击船获利 老爷发怒隔壁担心 …… ()
- 第 四 回 装模样乡绅摆酒 运财物知县贪赃 …… ()
- 第 五 回 两角洋钱动嗟轮船 一封电报败兴勾栏 …… ()
- 第 六 回 家室勃谿阔买办无端忍气
园林消遣穷候补初次开心 …… ()
- 第 七 回 恣游览终朝寻胜地 急打点连夜走京师 …… ()
- 第 八 回 崇效寺聊寄游踪 同庆园快聆妙曲 …… ()
- 第 九 回 失钻戒大人恨小利 诬冤桶贱价得名驹 …… ()
- 第 十 回 试骅骝天桥逞步 放鹰犬西山打围 …… ()
- 第 十 一 回 乡秀才省闾观光 老贡生寓楼谈艺 …… ()
- 第 十 二 回 讲维新副贡失蒙馆 作冶游公子出学堂 …… ()
- 第 十 三 回 讲哲学妓院逞豪谈 读荐书寓斋会奇客 …… ()
- 第 十 四 回 安塏第改装论价值 荟芳里碰和起竞争 …… ()
- 第 十 五 回 入栈房有心学鼠窃 办书报创议起鸿规 …… ()
- 第 十 六 回 开书局志士巧赚人 得电报富翁归视妾 …… ()
- 第 十 七 回 出乡里用心寻逆子 入学校设计逼衰亲 …… ()

- 第 十 八 回 仗义疏财解围茶馆 赏心乐事并辔名园 …… ()
- 第 十 九 回 花冤钱巧中美人计 打急电反动富翁疑 …… ()
- 第 二 十 回 学切口中途逢小窃 搭架子特地请名医 …… ()
- 第二十一回 掉画船夕阳奏萧鼓 开绮筵明月照琴樽 …… ()
- 第二十二回 祝万寿蓝顶耀荣华 借十金绿毛招祸患 …… ()
- 第二十三回 断乌龟难为堂上吏 赔鸟雀讹尽路旁人 …… ()
- 第二十四回 摆架子空添一夜忙 闹标劲浪掷万金产 …… ()
- 第二十五回 演寿戏名角弄排场 报参案章京漏消息 …… ()
- 第二十六回 落御河总督受惊惶 入禁省章京逞权力 …… ()
- 第二十七回 紫禁试说军机苦 白屋谁怜御史穷 …… ()
- 第二十八回 急告帮穷员谋卒岁 滥摆阔败子快游春 …… ()
- 第二十九回 坐华筵象姑献狐媚 入赌局狎友听鸡鸣 …… ()
- 第 三 十 回 割靴腰置酒天禄堂 裁觔斗复试保和殿 …… ()

负曝闲谈

(清) 欧阳矩源 著

第一回

甬直镇当筵说嘴 元和县掷稟伤心

俗语说的好：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单说这苏州，自从吴王阖闾筑了城池，直到如今，那些古迹，都班班可考，不要说甚么唐、宋、元、明了。却说苏州城外，有一所地方，叫作甬直，古时候叫作甫里。千家诗上“甫里先生乌角巾”，就是指它而说。这甬直姓陆的人，居其大半。据他们自己说，一个个俱是陆龟蒙先生的后裔。明哲之后，代有达人，也有两个发过榜、做过官的，也有两个中过举、进过学的。列公不信，只要到三高祠门口看那报条贴得密密层层，有两张新鲜的，有两张被风吹雨打得旧的，都写着贵祠裔孙某某大人、某某老爷、某某相公，扳了指头也算不了。春秋二祭，城里抚台派了官下来，开着锣，喝着道，到祠堂里主祭。旁边站着房分族长，朝珠补褂，顶子花翎，没有一个不是乡绅面孔，所以甬直那些挖泥挑粪的平头百姓，都敬重姓陆的如天地鬼神一般。

如今单表一个姓陆的人，单名叫鹏，表字霄翥。他父亲陆华园，务农为业，平日省吃俭用，挣了几十亩肥田，又盖了三四间瓦房，家中又养了两三条耕牛，采了十多担粮食，甬直人眼浅奉承他，称他作财主大老官。陆鹏自小有些聪明，他老子花了几百文一年的束脩，把他送在村塾里念书，不上数月，斗大的字就认识了不少。念到了十三四岁，更是来煞了，写封把不要紧的信，虽有几个别字，人家看了，都还懂得。于是甬直镇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说陆家孩子将来是个人物。这风吹在陆华园耳朵里，自是欢喜。等到陆鹏十五六岁，他老子叫他跟了一个本家叔子，开笔

作文章。这本家叔子虽是个老童生，到了县府考复试团案出来，总有他的名字。学台大人也曾赏识过，说他文章做得平正，就可惜解错了题，几回要想进他，几回又把他搁下了。他负此才学，不能见用于时，也就无志功名，在镇上招几个走从学生，一年弄个三四十吊钱，将就度日。那天陆华园亲自把儿子陆鹏送过来，求他指教。两面言明：每年束脩六吊，还有一钱银子一封的贐见。他何乐而不为，满口答应了。从此以后，要陆鹏拿些钱，交给航船上，叫航船上到城里书坊店，买了几本《启悟集》之类，朝夕用功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陆鹏已是十九岁了，文章做得粗粗的通顺，就是起、承、转、合的法子，也会了个齐全八套。他叔子有天对他说：“你有了这点本事，可以去考他一考了。自古道：场中莫论文。一战而捷，也是难说的事。”陆鹏听了，回家与他老子陆华园商量。他老子陆华园一力撺掇，叫他去考。当下收拾行李，雇了一只柴船，父子两个，一同进城。到了考棚左右，看明白了告示上开考的日子，又寻到礼房买了卷子；为着要搭几个砂壳子的小钱，和礼房大闹，经旁人劝散。考过县考，取了名字，接着府考。府太爷姓钱，名有用，旗人出身，当过笔帖式，满文却十分精通，汉文上就不免吃亏了。幸喜幕中一位老夫子，是个通品，无论哪一路文章，他都识货。陆鹏的卷子，恰好落在他手里，打开一看，原来做的是未冠题，却还清楚，便取了复试。一连两复，到了三复的时候，因为抢粉汤包子吃，被人推跌了一个筋斗，一只右手登时青肿起来，不能拿笔，只好气愤愤的回船坐着。因他终复跌坏了手，没有进去，发出长案，取在五十多名上。陆鹏看看离着道考尚远，父子两个，趁了原船，回到甬直。

他叔子就是教文章的先生，知道侄子府考取了终复，过来道

喜，说：“我说如何？头一遭就高高取了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呢。不瞒你们说，我观场的时候，府考连卷子都不曾完；除了名，扣了考，只得改了名字补考。整整用了四吊多钱，才够得上道考，到现在想着，还是肉痛的呢。”他老子陆华园再三致谢，说：“这是你老弟的教法好，所以把这么一个糊涂孩子都弄明白了。道考如果侥幸，那时候要好好送几担陈米，补补你的情。”他叔子说：“那倒不在乎此。”又说了些别的话自去。

过了数日，便是关帝菩萨圣诞。甬直镇上，大男小女，都要到关帝庙去进香。这庙在王家村后，树荫里面，房屋甚是宽大。到了这日，庙祝清早把地面打扫净了，便有许多烧头香的，一群去了一群来。到了晌午，有个王家村上的王老爹，备了副三牲，整齐了衣帽，来替关帝菩萨祝寿。住持和尚法雨，晓得是大檀越到了，赶忙出来招呼着。摆上茶盘，斟上茶，请王老爹坐下。恰好陆鹏也来了，法雨便请他陪客。二人本来认识，彼此闲谈着。王老爹抹着胡子道：“陆相公，你不日就是秀才了。我却记得你抓周的日子，犹如在目前一样，叫我怎样的不老！”陆鹏道：“可不是么？”王老爹又道：“陆相公，你们老人家巴了一辈子，才巴了你这么一条根，也不枉东庙里烧香，西庙里还愿。再过两日，他倒要做老封君了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

少时摆饭，甚么豆腐、面筋、素菜、索粉，大盘大碗的端上来。除掉王老爹跟陆鹏两个，法雨又拉了几个做买卖的来，坐了一桌。陆鹏一面吃着，一面说道：“前儿府里终复，照例有一席酒，是大厨房备的。燕窝、鱼翅、海参那些，倒还不稀罕。有一只鹅，里面包着一只鸡，鸡里面包着一只鸽子，鸽子里面包着一只黄雀，味道鲜的了不得。”同桌一个做买卖的，便把筷子放下说：“阿弥陀佛！一样菜伤了四条命，罪过不罪过呢？”陆鹏板着面孔道：“你们没福的人，吃了自然罪过；我们却不相干。”另外

有一个人叉嘴道：“陆相公，据你如此说法，你是有福气的了？”陆鹏把脸一红道：“怎么没有！不要说别的，就是府太爷下座来替我们斟一巡酒，要不是有福气的，就得一个头晕栽了下来。你们当是玩儿的么？”当下众人听了他的话，默默无言。一时吃完，各自散去。

不想一天陆华园为了跟西庄李家菜麦子，李家一会说他升斛不对，一会说他麦子里又掺了砒糠，口角了几句。李家倚着人多势众，就打起来。陆华园捱了几下拳头，心下不服，便千方百计的想出出气儿。他有个小舅子，叫周老三，是在城里元和县当快班伙计。自己特地费了二十四文航船钱，赶到城里，找他小舅子。哪里知道，他小舅子跟着本县大老爷，到黄埭镇相验去了，要三四天才回来。他小舅子有个妹子，是他的小姨，留他住下，问明来意，就说：“这个不妨。县里的针线娘，跟我就如亲姊妹一般。让我过去言语一声，托她在里头帮忙，外头的事托了老三，李家小子叫他吃不了兜着走。”陆华园千多万谢。

不上五天，他小舅子果然回来了。陆华园见了面，如此长短，述了一遍。周老三把帽子一扔，拿小辫子望头上一盘，说：“这还了得！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么？”赶忙出去，找着头儿，细细的商量了半天。又叫代书做了张呈子，说是行凶伤人。陆华园装作受伤，弄了两个人扶着，扶到县里。元和县大老爷把呈子看了一遍，叫仵作下去验伤。仵作禀说：“腰里有伤一处。”大老爷离座一看，却一些影儿都没有，便问仵作：“既然有伤，为甚么瞧不见？”仵作回说：“这是内伤。”县大老爷道：“胡说！”仵作吓得连忙退下。又问陆华园道：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没有？”陆华园说：“有一个儿子。”县大老爷说：“你儿子为什么不来？”陆华园道：“小的本来要他同来的，他说：一字入公门，九牛拔不出。”县大老爷道：“更胡说了！”把呈子丢了下來，不准。

陆华园回到他小舅子家里，互相埋怨。周老三想了半日，想出了一个主意道：“何不叫外甥上来，只说他也在场被打，叫 he 到学老师那里去哭诉。学老师准了，移到县里，县里不好意思不答应他。”大家都说有理。周老三随即替他姊夫写了一封信，烧上许多香洞，专门派了一个人下去，把陆鹏逼了上来。陆鹏心里不情愿，对他老子说道：“祸是你闯的。如今却要我出头，我哪里有闲工夫管你的帐！”他老子再三央告，陆鹏方始允了。

次日照计行事。陆鹏去了。等到下午，只见陆鹏怒冲冲的来了，一屁股坐在第一把椅子上，说：“你们用的好计，哪知依旧落了空！”大家问起情由。陆鹏道：“不要说起！我跑到学里，门斗进去回了，足足等了三个时辰，学老师才出来。我把情节说上去，学老师说我多事，把禀帖掷在地下，他竟自进去了。”说罢，在袖中拿出禀帖，面上果然有许多泥迹。大家面面相觑，正在没法的时候，忽然闯进一个人来。

这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沈金标无颜考月课 柳国斌得意打盐枭

却说这人闯了进来，大家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乃是周老三的伙计，走的气急败坏的，说：“头儿，老爷叫了你两遍了，你还不去么？”周老三正躺在铺上抽着鸦片烟吃，赶忙爬起来。他头上那顶帽子，本来只剩一根帽襻儿，扣在脖子底下，那帽子却撇在脑后，用手往前一推就是。站起来，头也不回，跟着他伙计，到了衙门里。知县正坐在堂上，问了两件别的公事。周老三退了下来，刚刚出得头门，觉得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：“老

三，哪里去？”引转头来一看，原来是捕快王九，便道：“老九，我倒被你吓了一跳。”王九说：“咱们去香一筒好吗？”老三伸了一个懒腰，打了一个呵欠，把眼睛揩揩，一声儿不言语。王九说：“你放心，不要你请啊。”老三方才摇摇头道：“那倒不在乎此，我还有差使。”王九道：“你别弄鬼了，跟着我走吧。”说毕，拖了老三就走。

老三搭讪着，一同到了一家小烟馆。推门进去，里面横七竖八，有个十几张铺。也有做买卖的。也有县前朋友。老板过来招呼道：“周头儿，王头儿，请这里来。”二人对面躺下，王九让老三先烧。老三道：“我刚抽了几口，还是你先烧吧。”原来老三是要吃热枪的，第一口冷枪，白费了许多烟，不能过瘾。王九知道他这个脾气，自己便嚓、嚓、嚓吃了几筒，然后递与老三。

二人正在谈心，瞥见一个人，头上戴着八品军功，倒拖着一杆洋枪，拿着一块毛布手巾，擦那脑门子上的汗，一脚跨进了门槛。老板迎着说道：“老爷，今儿恭喜是超等？”那人撇着庐州府腔道：“你妹子，说甚么超等，一等都不等！”周老三跟王九才知道他是候补的武官，今儿上辕门考月课，打靶子回来的。别转头来，又见他探帽子，脱衣裳，一面叫道：“快给我排十滩烟。”烟馆里的伙计拿了过去。又叫道：“快给我去端面，另外打四两高粱。”忙得个不亦乐乎。旁边铺上有两个老头儿，在那里窃窃私语道：“象他这样子，将来打起仗来如何呢？”一个老头儿答道：“他到了那个时候，我知道他准是躺在地下等死。”这话不打紧，倒把周老三跟王九两人引的大笑。当下周老三跟王九吃完了烟，会了钞自去。按下不提。

却说这位打靶的老爷，姓沈，名金标，安徽省合肥县人氏，出身是在江湖上耍拳弄棒的。有年在杭州梅花碑底下，摆下场子，胡乱弄几个钱混饭吃。因他四门开得好，蒙本处提标营营官

的少爷赏识了，替他补了一分粮，又给了他一道八品军功的奖札。过了一年，便升什长。由什长升哨官，把他兴头的了不得。驻扎凤山门汛地。这凤山门外，有个小小的市集，不过百十家人家，却还热闹。

有天，沈老爷正伏在桌子上打盹儿，独听得外面大喊大叫，合着一片锣声，心上着了一惊。打发一个副爷，悄悄的往后门溜出去打听，原来是镇上闹强盗呢。把个沈老爷吓得魂不附体，正待叫手底下的关门，找石头把门顶住，禁不住镇上的百姓飞风也似的来报。沈老爷一想不好：若待出去，那些强盗都是亡命之徒，我若被他害了，岂不白死？若待不出去，将来被上司知道了，这个罪名可吃不起。一时心上就如有十五个吊桶，在那里七上八落。到后来咬紧牙齿，硬硬头皮，吩咐手下副爷，捐了洋枪，自己骑着一匹别人家的马，一面催手下那些副爷进发。那些副爷东藏西躲，总在沈老爷的马前马后打转。沈老爷发了急了，嘴里就骂他们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你们这些脓包，一个都没有中用的么？”正骂着，忽听前面树林里甸的一声，沈老爷在马上着了忙，对手下的副爷说：“你们赶紧跑到前头去看，看看这枪是空枪还是实枪。要是空枪，我老爷可不怕。”那副爷寻思道：“我们这位老爷，他的胆量比禦豆还大，不要管别的，我姑且哄他一哄再说。”主意定了，往前奔了几步，转了一个弯，随即缩回来。跑到沈老爷马前禀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强盗就在面前了！”沈老爷登时面如冬瓜一般的青，忙说：“回马，回马！”哪里知道那匹马，两天没有吃草料了，饿得在槽头上打晃，被副爷们硬牵了出来装上笼头，配上鞍辔，又被沈老爷打了两鞭子，此刻站在那里发楞，任你如何吆喝，它动都不动。沈老爷又是狠狠的几鞭子，那马索性伏了下来，把沈老爷一个倒栽葱栽了下来。沈老爷生怕强盗杀来，一骨碌从地下爬起来，也顾不得腰

胯痛，撇了众人，如飞的跑回去了。众人见老爷跑了，也都一哄而散。镇上被打劫的那家人家，看着强盗把东西一件一件搬下了划子，还放了两枪，如飞而去。这里沈老爷在屋子里，把石头顶住了门，过了半天，毫无动静，才敢探出头来，问了一问。落后又呼吆喝六的去踏勘了一遍，详报了上去。上头将他撤任，幸亏还没有“限期缉获”的字样，这却是提标营营官少爷替他想的法子。

沈老爷看看浙江站不住了脚，打听得江苏太湖留防营有个帮带，跟他是同乡，又有点亲，从前在浙江也曾会过面。他横竖是单枪独马，一无牵挂，当下由杭赴苏，寻着了那位帮带，说明来意，意思想要投效。那帮带说：“现在人浮于事，实在无从安插。老兄暂请住下，再行想法吧。”沈老爷住了下来，终日催那帮带替他想法。那帮带被他闹得急了，只得写了封信，荐他到抚标营里去。抚标营里收留了下来，叫他候补。目下新抚台定了新章，凡营里候补的人，到了三六九，一概都要打靶。中了三枪的算超等，中两枪的算特等，中一枪的算一等。这回月课，他老人家正犯了肝气，又不能不去。哪里知道把枪端上，准头对了又对，这枪子却个个从斜里飞掉了。打完了靶，又气又急，烟瘾又上了，实在熬不住，所以打抚台辕门上溜了下来，到这烟馆里，狂抽了一会，又乱吃了一会，他的肚子这才不受委曲。直挨到上灯时候，才一步一步的挨回家来。

他的家住在—个实窰胡同里，到了门口，在身上掏出钥匙，开了门进去，把墙上挂的油盏点着了。歇息了一会，又央隔壁的小厮买了些菜，打锅做饭。坐在烧火凳上，把柴引着了，一面往灶堂里送，一面唱着京调《取成都》。耳边厢忽听见有人打门的声音，想了一想，今天二十九，是个小尽，大约讨帐的来了，一时间不得主意。又听见那门外的人叫道：“沈大哥，快些开门。”

却是同事柳国斌的声音。才一块石头落地，赶忙站起身来，答应道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把门开了，彼此见了面，请进客堂坐下。沈老爷道：“柳大哥，不怕你见笑。舍下实在乏人，烧茶煮饭，都是我兄弟自己动手的。如今且请宽坐，待我到灶下把饭弄熟，再和柳大哥谈心。”柳国斌道：“请便，请便。”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才见沈老爷捧着一把紫砂茶壶，一个黄砂碗，把酱油颜色一般的茶斟上一杯，连说：“怠慢得很！”柳国斌接了茶，说了几句别的闲话，就提起：“现在新抚台为着盐梟闹事，想要发兵剿捕，你我何不跟了去？不要说打败了盐梟，可以得保举；就是好歹抢了几条船，拾着几包盐，都可以卖好些钱呢。”沈老爷连连摇手道：“柳大哥，这些事情却只好让你们去做了。我的身子又弱，在风口儿尚且站不住，何况打盐梟呢。至于说弄钱这桩事，哪个不想，但是也有命在那里。命里该应得钱，一个也不会短；命里该应不得钱，一个也不会多。”柳国斌见他说出这种话来，当下叉住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！天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”沈老爷也不留他，送了出来，关门进去。

柳国斌正在自言自语，说沈金标无用，远远的看见一顶轿子、一对灯笼，如飞而来。

欲知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什长有才击船获利 老爷发怒隔壁担心

却说柳国斌走到前面街上，看那一对灯笼，簇拥着一乘轿子，轿子里面坐着一位官。这官架着碗口这么大的一对墨晶眼镜，一只手靠在扶手板上，一只手却托着腮，在那里想明天的心

事呢。柳国斌正看得出神，一个护勇拿着藤条，上来吆喝道：“深更半夜，什么人还在街上行走？连老爷来，都不回避么？”柳国斌吃了一惊，转过头来，看见是护勇，便笑了一笑道：“老弟兄，推扳点吧。咱们是一块土上的人，谁欺的了谁？”这护勇听柳国斌的话来得硬札，顺手把那个护勇手里的一对灯笼夺了过来，望柳国斌面上照了一照，慌忙说道：“原来是柳老爷！请便，请便！”柳国斌也不理会他，慢慢的走。

走到家中。妻子迎着他，问道：“回来了？”柳国斌道：“回来了。”他妻子道：“早上跟你说的话，怎么样了？”柳国斌楞了一楞道：“什么话？”他妻子便骂道：“天杀的！难道连吃饭的事体，都不打算打算么？”柳国斌道：“饭是天天吃下肚子去的，有什么打算？”他妻子道：“前儿吃的是锅巴，昨儿吃的是粥，已经两天没见饭面了。你还装什么幌子呢？”柳国斌恐怕他妻子一吵起来，单墙薄壁，街坊邻舍听了，便要笑话，只得佯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你这样的喉急。你别嚷，一到明儿，就有钱了。”他妻子道：“你要有钱，除非去偷人家一票！”柳国斌当下正色道：“你越说越不是了！我们当老爷的都做了贼，那些平头百姓，不一个个都该做强盗么？”他妻子道：“你开口老爷，闭口老爷，你也不撒泡尿，把自己的影子照照，看配当老爷不配！”柳国斌当下被他妻子抢白了一顿，气的哑口无言，后来连鸦片烟都抽不进，把手揉着胃脘，只喊啊唷。原来犯了他肝气了。等到第二日，一早营里头的差官就跑来打门，说：“大人都上了炮船了，老爷还只管慢吞吞，到底要这功名不要？”柳国斌无奈，只得掩着衣襟，趿了双鞋，勉强挣扎下得床来。随着这差官，垂头丧气而走。

看官，你道柳国斌是什么人？他也是个把总，现在盐捕营右营做了一个哨官。他的官运不佳，刚刚这个时候，太湖里的盐梟

闹得不亦乐乎，要去拿他，他竟开枪拒捕。营官把这情节通禀抚台，抚台批下来：“着该管带认真巡缉，毋任盐莠之利，任彼侵占。如有拒捕等事，格杀勿论。”营官得着了这道札子，一面准备军器，一面调齐船只，定在平望镇会齐，分头巡缉。这一下子可把柳国斌派在里头了。可怜他自从做了哨官以来，前任的顶收就去了一百多吊，另外还有营官那边，号房里、门房里、厨房里，都得点染点染，把这位柳老爷弄了个家产尽绝。刚刚到舢板上过得几天安逸日子，家里奶奶一会儿说没有米了，一会儿说没有柴了。看看关饷的日子，离得尚远，便把他熬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。昨天晚上跟沈金标说的话，原是拚死吃河豚的意思，哪里知道果不期然把他架弄上了。他又是苦，又是恨，又是怕，又是急。及到得营官那里，营官照例吩咐几句话，什么奋勇当先，不得退后，又是什么吃了皇上家的粮，该应做皇上家的事，那些老套头。下来了，只得整理船只，收拾枪炮，硬着头皮，跟了营官，一同向太湖进发。

古人说的好：太湖三万六千顷。远望过去，白茫茫一片，无边无岸。有些打鱼的小划子，看见大队舢板子来了，他早已远远的躲开了，省得那些副爷们这个要虾子，那个要黄鳝，应酬他们不了。巡缉了一日，一些儿没有。寻着了收口的地方，把舢板子一溜儿弯了。等到明天天亮，大家正在烧饭，听见咿咿哑哑的声响，看见芦苇里摇出几只快船来。大众还不在意。一会儿砰的一声，有颗枪子刚刚穿在柳国斌带的那只舢板子上的布篷上，打了一个窟窿。柳国斌大喊：“盐枭来了，你们快些预备！”说完了这句话，便把两只手捧住了头，往舱底下一滚，连气都不敢出一出。这里到底人多势众，登时呜呜的掌起号来，把舢板子排开，装枪的装枪，上炮的上炮。忙了一会，刚刚完毕，那盐枭的快船就蜂屯蚁聚而来。只听见枪声如爆竹一般，夹着喊杀之声，真是

惊天动地。

柳国斌这只舢板上，有个什长，倒是个胆识俱优的人物。一眼觑定一只人少的盐梟快船上，就是一个田鸡炮。那炮子落下来，正中这只快船，哗喇一声，这船成了齑粉。那盐一包一包的沉下去。什长急的跺脚说：“你们这些饭桶，挠钩在哪里？还不快快的搭起来！”众人听了，赶紧把挠钩寻到手中，一包一包的搭起来，可惜一大半已送到海龙王的厨房里去了。有一个烧饭的伙子，这人最是卤莽，举起一大包盐来，望舱里一丢。不想他老爷在底下蹲着呢，这一下子把柳国斌砸了一个狗吃尿，头昏眼黑。那浸过水的盐，分量又重，几乎把他压死。幸亏什长眼快，喊声且慢，三脚两步，跨下舱去，把盐包推开，把他老爷拖上来，望后艄头一送，说：“老爷，别害怕，歇息歇息吧。什么事都没有！”柳国斌气喘吁吁的道：“老弟兄，全仗大力，只要保全我的性命，就是感恩不浅了。”这里两人说话的当口，那边盐梟早已败阵下去，一声唢呐，都走了。营官发令，擂鼓扬威，紧紧的追赶。追赶了一阵，领哨上来禀道：“前面的汉港太多，恐有埋伏。况且古人说的话，叫做穷寇勿追。卑弁不敢作主，请大人示下。”营官点了点头，传令收军。那些舢板子又放了几个炮，这才“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回”。按下不提。

且说苏州有一座大酒馆，开在阊门城外，名叫近水楼。打开了窗户，就是山塘河。这山塘河里全是灯船。到晚上点了灯，明晃晃的，在河里一来一往，甚是好看。因此这近水楼吃酒吃菜的人，更来得多了，每天挤不开。这近水楼有座河厅，十分轩敞，可以摆得下十几席酒。老板会出主意，把它用落地罩一间一间的隔开了，算做房间。这些吃酒吃菜的，也可以方便方便。这日柳国斌得胜回来，有些同事的要与他庆功，大家凑凑分子，在这近水楼定了一间宽大的房间。这些同事的都先到了，等到将要夜

了，方才看见柳国斌踱了进来。五月天气，渐渐热了，他穿着半新旧的熟罗长褂，外罩天青实地纱没有领头的对襟马褂，袖子放下来，足足有二尺三四寸长。这身行头，他本来是没有的，全靠那几包盐卖在盐公堂里，得了几十两银子，这才跑到估衣铺里，选了一身。今日因为是大家和他庆功，所以要穿出来光辉光辉。当下众人看见了他，一齐作揖。柳国斌也还了一揖道：“兄弟何德何能，敢劳诸位破钞？”众人齐声说道：“一杯水酒，幸勿见哂。”等到入了座，堂倌送上酒，送上菜，众人又一个一个跟柳国斌把盏。

正喝的兴头的时候，忽听见隔壁房间内，有个人撇着京腔骂道：“这些王八羔子，不晓得是干什么的！酒也凉了，菜也凉了，叫破了嗓子，连人影儿都不见一个。我问他忙些什么！”又听见旁边一个人也气忿忿道：“老三，别这么着！咱们打他几下，骂他几句，倒便宜了他。回来告诉了老爷，一条链子，把他锁到衙门里，他这才吃不了，兜着走呢！”柳国斌听了，把舌头一伸，道：“好大的势头！”少时，便听见老板出来招呼的声音，跑堂的过来赔不是的声音，甚是热闹。这个当口，由外头跑进一个人，脚步赶的登登登的响，一揭开帘子，便道：“我的大爷呀，叫我哪里没有找到，却在这里作乐呢！”那个劝老三别这么着的，就赶紧问道：“有什么事情没有？”外头来的说道：“怎么没有！老爷正在那里发气，坐堂打人，大爷们要迟去了一会子，说不定三十五板子一个！”那两个人嘴里阿呀阿呀，脚底下却似沾了油的一样，一步一滑的忙着去了。

这里大家笑道：“原来是虎头蛇尾！”柳国斌和众同事直吃到二更多天气，才谢了扰，回家而走。众人也各自西东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装模样乡绅摆酒 运财物知县贪赃

却说苏州有一个顶阔的阔乡绅，姓吴，官名一个图字。父亲吴祝，由翰林出身，开了坊，升到工部侍郎。虽没有外放，钱却弄得不少。是什么缘故呢？原来这吴祝跟一个军机大臣是亲戚。他在这军机大臣面上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有些人想放缺的，想得差的，总得孝敬这吴祝几个，求他在军机大臣面上吹嘘吹嘘。或者写封把书字给该省督抚，那是比圣旨还灵。而且这吴祝“公平交易，童叟无欺。如蒙枉驾，不误主顾”这个名气传扬开了，他的生意就十分拥挤，日积月累，他的官囊也就可想而知矣。等到是图出世，吴祝早已一病身亡，幸喜丢下万顷良田，千间广厦，过的日子着实富裕。

吴图幼年在书房里用功，等到十七八岁，就出去考小考。学台大人点名的时候，看见他的三代，就晓得是吴祝的儿子，因此留了神。等到发案，高高的进了。次年乡试三文一诗，做得花团锦簇；只不过请人家枪了一个头场，又买了三场誊录。等到发榜，又高高的中了。吴图进学中举，却如此容易，人家总以为他这进士，总鳖在荷包里了。哪里知道三上春官，挣不到一名进士，便把他气的死去活来。幸亏他有的是家当，便援海防新例，报捐了一个道台，分省浙江，也当过几回差使。只是他的人胡涂不过，无论什么事，一味的敷衍。抚台见他这样，便叫人通个风给他，劝他不要候补了，还是回去享现成福吧；倘然恋栈，就要把“心地胡涂，遇事颟顸”八个字，参他用银子换来的功名。吴图无可如何。后来一想，索性趁老太太还在，告个终养；不为忠